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子石和大乔则不遗余力地烘托他的光辉形象，且看二君是如何演绎“两肋插刀”的。

“啧啧，我今天突然发现我们俩好帅呀！”

“我也有同感，我怎么可以这样英俊潇洒！不如我们去参加世界先生比赛吧，拿个亚军和季军回来，也好光宗耀祖啊！”

05

被人崇拜

“为什么不是冠军呢？”
“呸！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儿，你再帅还能帅得过咱们扬哥吗？有扬哥在，你还指望拿冠军？”
我赶紧打圆场：“我弃权，冠军是你们俩的。”

平心而论，我感觉这种插科打诨的方式太像小丑了，但一抬头看见凌一尧嘴角的盈盈笑意，一下子发现自己非常愿意当这个小丑。在那个年龄，无论无意的出糗还是有意的献丑，只要能博取那个人的一笑，便会欣喜若狂。

尽管当时我们在学校声名狼藉，却赢得一些人的青睐，譬如大乔泡上高一的妹子，子石混进篮球队，而我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个小弟。他是初中部的一个小屁孩，名叫孟梁颀。这家伙吹嘘说，他曾祖父参加过孟良崮战役，并且是一名军官，给他取这个名字主要是为了纪念革命先烈。

子石调侃道：“你曾祖父的部队番号是什么？我家有人在部队。”

小孟同学顿时脸红了，说：“七十四师的。”

这下我们肃然起敬了。
“他们老是欺负我，以后我叫你哥，跟你混好不好？”他非常认真地说。

我对子石说：“让他当你大哥去，他一个人单挑你们全班。”

小孟打量子石一番，不屑地说：“不要，太难看了，我们班女生不喜欢。”

子石的脸色陡然沉了下去，大乔则幸灾乐祸地笑。

“我带你混，有什么好处？”我问道。
小孟顿时喜出望外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那个叫凌一尧的学姐不是瞧不上你吗？我有一个堂姐，长得挺漂亮，她正在一中读高一，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。”

“这个……你开玩笑吧？”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我很认真的！”
大乔一脸诚恳地说：“既然人家学弟这么诚心，你就别推辞了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义重嘛。”

我曾经以为，我认识的人里数子石和大乔的脸皮最厚，不料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小孟同学以绝对优势刷新了纪录。如此卖姐求荣，毫无廉耻的家伙，在整个白蒲中学找不出第二个，我太喜欢了。

我咳嗽一声，摆出大哥的架势，说：“你姐就算了……以后谁再欺负你，你就找我们。”

“多谢大哥！”他感动得快要跪下了。

子石一把搂住小孟的肩膀，换上一副笑脸：“小朋友，你姐真的漂亮吗？”

“废话，骗你有糖吃啊？”
“有没有照片或者电话号码什么的？”

“没有！你想干吗？”
“介绍一下呗，月底放假约她出来玩，我请你去网吧打游戏。”

小孟有些心动，但他很快又正色道：“不可能！我只介绍给扬哥。”

他甩开子石的胳膊，撒腿便跑了，子石高喊道：“喂，小舅子，你别跑啊！咱再商量一下呗！”

由于有我这个炮灰的经验教训摆在这里，喜欢凌一尧的男生很多，敢于追求的却寥寥无几。圣诞节前夕，我们亲眼看见一个男生将她约到文津桥边，送她一盒精美的巧克力，凌一尧怎么都不肯要。那个男生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接受不了这样的挫败，一怒之下把那盒巧克力丢进河里。

凌一尧若无其事地走了，如此刚烈的性格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。

第二天下午，子石和大乔经过文津河的南端，一群学弟学妹正在那里洗拖把，他们俩无意中堆积着树叶和杂物的河面漂浮着一个盒子，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盒巧克力，于是向学妹们借来拖把，将盒子捞了上来。

再仔细一看，嘿，没有进水。

他们兴高采烈地将巧克力带回寝室，问我如何处置这个事关凌一尧的战利品，我思索良久，掏出黑色记号笔在盒子上题了三个大字：一盒酥。

而后，我站到窗口，深沉地遥望远方的天空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我们坐下来，一会儿工夫就端上来两个白瓷大碗，热气腾腾的红油汤面上浮着香菜，我不客气地低下头吃了起来，直到把面捞干净，汤喝光，我才抬起头来，满意地打了个饱嗝儿。对面的钟爱华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嘴。

“你上午干吗那么冲动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做这个选题，就是打算好好曝光一下现在古玩市场的乱象。现在多乱啊，假货遍地都是，不曝光的话恐怕

08

跟踪邮递员

会有更多的人上当。”
钟爱华忽然盯着我的脸，一脸狐疑：“您知道明眼梅花不？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把舌头给咬了。

明眼梅花是五脉的别称，古董界知道这词的人都不多，一个刚毕业的记者怎么能一口说出这名字？我心中产生了一团疑惑。

“那是个老词儿了，你知道的还不少嘛。”我反问了一句，盯着他的脸。钟爱华大为得意，眉飞色舞地晃着筷子：“为了做这个古董市场现状的选题，我着实去查了不少资料呢——前一阵有个玉佛头事件你听说过吧？据说在玉佛头的背后，就是明眼梅花。人家一共有五脉传承，现在改名叫中华鉴古研究学会，在首都管着古董鉴定。你想想，五大家族专注打假几百年，往那儿一坐就是泰山北斗，说真就真，说假就假，多牛呀！”

“你好像很崇拜他们？”我饶有兴趣地问道。

说到这里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手指颤巍巍地指向我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？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许一城的孙子，敲佛头的许愿！”钟爱华的嘴唇开始哆嗦。

我心想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绰号，当下点了点头。

“您来郑州，一定是和古董鉴定有关系吧？是不是又有惊天大案等着破？”钟爱华一脸期待地问，然后还没等我回答，又自己敲了敲头，自嘲地说，“对啦，这都是机密，怎么能跟我一个小记者讲呢。”

我看着钟爱华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。

看得出，这家伙对古董行业很有兴趣。他是本地人，又要作郑州文物市场的专题报道，手里一定有不少关于造假资料。从他那里，说不定可以挖到一点关于老朝奉的资料。

于是我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我来郑州，确实有件事想查清楚。要不你听听，帮我参谋一下。”于是我把阎山川家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——当然，我隐去了老朝奉的名字，只说追查一条制假贩假的线索。我问他：“你觉得这信是如何送进阎山川家的？”

钟爱华这会儿已经恢复了冷静，听我说完他陷入沉思，过了许久他说：“许老师，我想明白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大眼贼告诉您的地址应该没错，阎山川对此毫不知情也没错。”

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”我皱起眉头。

“不矛盾啊，您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，信可不会自己跑到阎山川家里啊。”钟爱华笑着做了个送信的动作。

对啊，能接触到这些订货信的，除了阎山川，还有每天上门送信的邮递员啊！

我看看手表，现在是一点半。还有半个小时，那个邮递员就要去阎山川家送报纸了，想到这里，我起身欲走，钟爱华怯生生地问他能跟着去不，一脸期待。我说你可以跟去，但不许跟任何人说。钟爱华高兴不已，把脖子上挂着的那台相机举起来又放下：“我答应您。不过万一这案子破了，您可得让我作个独家报道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我们俩离开小饭馆，直奔阎山川家而去。阎山川家照旧大门紧锁，不知昨晚阎家夫妇吵得如何。我们蹲守在巷子口附近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留着半长发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进来，他拿出两份报纸，熟练地投进邮筒，然后车把一打，骑车离去。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搭着两个邮政大挎包，里面装满了各种邮件。

钟爱华用眼神问我怎么办，我说跟着他。我们没时间叫车，只能靠双脚去跟踪。好在那个邮递员一家一家地投递，速度也不快，我们勉强能咬住他。就这样，我们跟着他在城区里转了一下午，邮递员一直在各个街道投递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